



风之街道

春居之章

THE STREET OF WIND LIVING

我们的世界，在大地与天空之间
那时我相信，这就是生命的全部

于清浩 著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风居住的街道

——春居之章

我们的世界，在大地与天空之间。
那时我相信，这就是生命的全部。

——风言风语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居住的街道：春居之章 / 于潇湑著；衡冠英绘.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322-8312-5

I. ①风… II. ①于…②衡…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3626号

风居住的街道：春居之章

作 者：于潇湑

策 划：沈丽凝

责任编辑：张维辰

封面插图：Liar

内文插图：Crow 衡冠英

装帧设计：美树工作室

出版发行：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层)

邮 编：200040

印 刷：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7.25

印 数：3300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322-8312-5

定 价：20.00元

序

走进幻想与诗意的世界

谭旭东

于潇湑要出版她的第三部书了,嘱我写个序言。大家都知道,她写了不少童话、小说,发表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和《儿童大世界》等多家刊物上,很受读者喜爱,而且她的一些童话和小说还被多个选本收录。按照潇湑的年龄,她也是“80后”,她喜欢在网络上写作,算是新新人类一族,而且她在少儿报刊做编辑,对当下孩子及社会流行文化也比较熟悉和理解,因此,她的写作就带着浓厚的当下气息,尤其是语感和气质,富有少年的浪漫和飘逸,带着新生命的轻盈和优美,也显示出新一代作家较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素质。

熟悉潇湑的编辑和读者不难发现,她的童话创作和小说创作里,有不少很经典的、甚至是传统的元素,始终保持着清新的语言风格;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上,则一直把求真、向善和爱美当作最基本的东西,守护着,沉淀着,表现着。因此,读她的作品,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一种难忘的激情。

《风居住的街道》一看题目,就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地道的系列

幻想小说。《春居之章》讲述的是少年岚和山风的故事，他们都来自风族。据说，这个族是去世后人类的化身，但注定了都活不到十八岁，因此都是少年时就失去了生命。大家一看到这里，一定很伤感，为风族少年的生命而哀伤。但故事不只给大家这种感受，它接下来，告诉了读者，岚和山风为了挽救风族，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遇到了一个叫妮可的孩子，然后他们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和劫难，遭受到了很多危险。后来，岚和山风发现他们其实是一对兄弟，而且他们面对的使命根本无法完成。最后，妮可活了下来，而岚和山风都去世了。故事里，妮可担负着拯救风族的大任……

《风居住的街道》整个故事波澜迭起，引人遐想，耐人寻味，显示了作家非凡的想象力和叙述力。

这部小说最值得欣赏的品质有两点：一是幻想，二是诗意。“风居住的街道”、“风族”、“岚”和“山风”等名词，就给人幻想的感觉，而且小说中的幻想元素还有很多。作家充分地调动自己的创造力，把读者带进一个别样的境界，感受梦想、幻想和悬念构筑的一个空间，从而理解一个个角色和形象，体验审美世界的神奇。小说也很富有诗意，尤其是小说里的语言很飘逸轻盈，充满着梦幻色彩，而且富有抒情气息。如“向晚的白花在天边开得极素净，单手推开窗，披起单衣。远山如秃顶的男人，归鸟斜斜掠过，扑刺刺飞进层层叠叠的雾气里。少女吮了一下被夕阳染红的手指，一纵身，从窗口跳了下去……”，“那一天，岚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他，只因为他是最美的一個少年，像雕塑品一般出众——顾长的四肢、奶油色的皮肤、金黄色的短发”这样的语言，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因此读起来，有一种唯美的情趣和格调。

如果要给《风居住的街道》归类的话，它应算是“奇幻小说”吧，它有奇异的构思，奇异的形象，奇异的叙述，奇异的情节，整个故事都是在奇异的氛围中展开的。现在幻想小说，很多是悬疑加魔法，那种小说很好看，而且很容易让读者进入情节世界，尤其悬疑小说，更是如此，但悬

疑加魔法的幻想构思,很容易落入俗套,变成完全类型化的叙述。但奇幻小说,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通俗化的,它对作家的写作要求似乎更高一些,潇湑似乎要超越一般化的写作,尤其是当下流行的幻想小说的写作取向。因此,她笔下的奇幻小说,不以动作性吸引眼球,而以抒情性、审美性引人入胜。

品读潇湑这部小说,可以看出她确实是很有才华的,她在坚守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道路,她在尝试着新鲜而具有挑战性的写作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祝福潇湑!也期待她有更多佳作出现在我们这些读者面前!

2012年6月于北京

谭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目前中国最活跃的新锐批评家和青年儿童文学学者。现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教授。

岚：

银发碧眼的羞涩少年，风族春组的一员。在春居坍塌后，和搭档山风一起坠落到孤岛上。

山风：

高挑孤傲的金发少年，风族春组的一员，岚的搭档。他告诉了岚一个关于风族的惊人秘密，他们的运程由此展开。

妮可：

本书的女主角，是个眼盲的棕发少女。被岚和山风带到一个孤岛上，开始了前途未卜的离奇经历。

疯学长：

疯疯癫癫的风族学长，是个说真话时结巴，撒谎时不结巴的怪人。但同时也是风族最初灾难的见证者。

梅：

表面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实际上却是台风的一员，也是不停阻挠山风和岚拯救风族的任性小孩。

FA：

台风的一员，穿铠甲、长翅膀，亦是梅的仆人。

台长：

浑身充满谜团，气质和说话都神秘兮兮的预言师。

目 录

CONTENTS

- | | | | |
|------------------------|-----|-----------------------------|-----|
| 1. 逢梦夜望····· | 1 | 11. 青之预言····· | 99 |
| 2. 君之风侧····· | 11 | 12. 失坠的光····· | 110 |
| 3. 同生共死或者同归于尽
····· | 20 | 13. 银色的人····· | 124 |
| 4. 邂逅梦境····· | 29 | 14. 罐装女孩记忆····· | 132 |
| 5. 软绵绵的野兽····· | 37 | 15. 赌约, 誓约····· | 148 |
| 6. 交错的利刃····· | 46 | 16. HEARE AND HEAR
····· | 163 |
| 7. 风族春组····· | 54 | 17. 血色的回归····· | 173 |
| 8. 太古的脚印····· | 65 | 18. 一支歌的承诺····· | 187 |
| 9. 兽的记忆····· | 72 | 19. 咏叹调····· | 194 |
| 10. wind seeds····· | 82 | 20. 风中之歌····· | 203 |
| 21. 过去与未来之桥····· | 217 | | |



Chapter 1

逢梦夜望

向晚的白花在天边开得极素净，单手推开窗，披起单衣。远山如秃顶的男人，翅鸟斜斜掠过，扑刺刺飞进层层叠叠的雾气里。少女吮了一下被夕阳染红的手指，一纵身，从窗口跳了下去……



风居住的街道



向晚的白花在天边开得极素净，单手推开窗，披起单衣。远山如秃顶的男人，翅鸟斜斜掠过，扑刺刺飞进层层叠叠的雾气里。少女吮了一下被夕阳染红的手指，一纵身，从窗口跳了下去……

每一晚每一晚，少年都做着相同的梦。就像摩天轮，无论换坐哪个箱子，都会抵达同样的高度和空间，无穷无尽地重复同样的情景。

像天堂也像地狱，更像人间。

在巴赫的《月光曲》后姗姗来迟的梦里，叫岚的少年非常希望能赶上那少女跃下窗子之前喊她一声。只是，如同在雨注中捞起一小滴溅起的水珠那般，手指伸出，所能企及的长度离希望的长度每次都差着那么一小点儿。

当他大喊出声时，少女已经跳了下去。在空中看到他时，眼睛大张了一下，手指向他伸出，然后——坠落！

如此循环，而每当贝多芬的《命运》响起时，现实的征程便又开始了新的序章。

扑通——扑通——扑通，是谁的心跳声如此激烈？



岚的梦境摩天轮坠落下去——

猛地醒来，岚发现自己真的在坠落，而一直以来作为起床号的《命运》不知何时已变成《征程》。

节奏强烈的音乐好像能够让人骤然缩小，可以被放置在命运的手掌上。

几乎一片漆黑！周围在震动！

睁开眼，光线像水流般涌入，眼睛却还没有来得及适应。惊怖着挣扎，身体却还保持着睡梦中的僵硬。

“山风！山风！”岚四处呼喊那个他每天清晨第一个睁眼会见到的人。

慌张的时候，只要还有一个名字可以呼唤，就好像一切的未知都可以忍受。

“哎，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地震？”回应的，是一把懒洋洋的声音。

岚转头，只见身旁的少年同他一样在坠落。那头闪亮的金色短发还湿淋淋的，仿佛女神箭簇上的光芒。他那无所谓的目光下，并不遮掩对灾难的热烈向往。蓝衬衣的扣子没有系上，随着坠落频频掀开，露出光滑结实，如雕塑品般的轮廓和丝绸般泛着柔光的肌肤。

岚奶油色的脸上一红，立即把目光移向别处。

“喂，你不用做出这种让人误会的表情吧？”山风懒洋洋地。

有一种人的魅力正在于皮糙肉厚或者后知后觉或者某些使心灵的质地类似于木头的东西，山风就属于这种人。

“还不是说这个时候，”岚赶紧岔开话题，“这是怎么回事？其他人呢？还有……我记得昨天是睡在床上的呀，那我们不是应该还穿着睡衣？”

岚再次扭头困惑地看向山风。后者的衬衣本是维多利亚的款式，领口和袖口都绷了一圈繁复的蕾丝，但现在袖口和领口就只剩下一圈光秃秃的毛边。那时山风觉得累赘，某一次受伤就把蕾丝全撕下来做了绷带，



风居住的街道

此后，他便骄傲地让刺啦刺啦的毛边和他那头金色头发一齐共舞。那副样子，像极了一株不羁的植物，洋溢着一股叛逆活力，对世界毫不知妥协。

那是山风平时白天穿的正装没错。岚低头看看自己，再看一眼，心中叹了一口气。

同样都是正装，自己怎么就得穿成这样——淡蓝色收腰长袍，蝉翼般的料子，在苍洁的皮肤上一层一层蔓延开去。手指一垂，袖口挂下瀑布似的蕾丝……纵然也是整洁无误，但这大概只有人妖才会乐得穿。

光与暗、邪与正、男与女都分不清的感觉，好像也是风族惯有的特色。然而，谁又真的能清晰地划分这些事物的边界呢？

“有人脱了咱们的睡衣，换上这身行头了呗。你这简直都可以去结婚了！而且还是……”山风看岚的眼神汹涌澎湃，很有内容，接着铿锵有力地吐了俩字：“新娘！”

岚没回答，他已经习惯了山风的语言方式。此刻，他仔细聆听周围的声音，然而黑暗和寂静一同涌进，将他吞噬，别无其他。

他轻轻窒住呼吸，以便回想起以往每一个清晨自然醒来后的情景，通常窗外的喧嚣会从窗帘后肆无忌惮地闯进来，坦坦荡荡将他摇醒。作为风族学院春组的学生，经过最终测试才可以成为真正的风，吹拂大地。在自己成为正式的春风之前，只有一件事能让他觉得愉悦，那便是注视着其他同伴缓缓起飞，推动着云层在草坡上涌动。

彼时，树梢刚刚抽绿，一下一下，将阳光聚满了，“哗啦”一下，悉数泼进白色窗帘内。

这一年，岚17岁。

只有两种人会挂念自己的年龄。一种是还没长大的人，一种是长得太大的人。对于前者，时间的鸟飞动得太慢，太容易被抓来玩了又放走；而对于后者，这只鸟飞动得太快了，常常只是风声交错，羽翅遮天蔽日，追出去时只有一地影子。两者都爱站在那群时间鸟起飞的河流两边，

妮可





风居住的街道

一个望向不可期的未来，一个回溯不可追的上游。

两者的哀愁同样真实，虽然他们彼此嫉妒。

但对于岚来说，既然不是这两种中的任何一种，这种对年龄的挂念就显得矫情，尤其当他是男孩儿时。不过，如果你从没见过一个成长到18岁的人，并且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帮助你判断出18岁会发生些什么，则以上所有的论据都要推翻。

岚扭转脖颈，向四方看去，在坠落时这样做会让他担心头颅突然飞出去。但周围的诡异让他顾不得这些——四周毫无可以参考空间高度和宽度的东西，只有偶尔传来的碎裂声引人猜疑。

“山风，我们虽然是风，但是身体结构和生理需求却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的对吧？”

“嗯。”

“那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掉下去的话，是会死的，对吧？”

“嗯，会。”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坦然地说起死？”

“任何人都会这样的吧？”

“我就不会啊！”

“哦，那我知道了，等到你要死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安慰你的。”

“山风！”

“好吧好吧！你昨天晚上不是吃的水果沙拉？要是还没消化完就死了的话呢，可就太可惜了！”山风好像完全无所谓，“不过我倒觉得，这比起云霄飞车什么的过瘾多了。”

“我只记得昨天晚上学院给我们做了不同的饭。竟然是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做的不同菜。我问盛饭师傅昨天是什么日子时，他只说突然想让大家开开心心。现在想来，他的笑容好牵强，而且有一点点不敢直视我的眼。”

岚细软的头发在眼角一翘一翘，当他说话时就翘得更厉害。那是一



头泛着白银光芒的短发，它们那样不安地簌簌抖动，像极了路上纷纷落下的槐花，配他有点忧伤的翠绿色眼睛，看上去总是让人想起夜莺或云雀这类歌声如悲泣的鸟类。

“还有，昨天疯学长的例行突击抽查，现在想起来，他问的问题都很奇怪。”

“奇怪？”在黑暗中，山风的声音听起来也变得遥远了。

“他问的都是些关于春居的设计问题，那是每个春组成员都最清楚的，就像清楚自己的家住在哪里一样。我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抽查我这个问题。平时不都是会挑空气的分子结构或者什么情况下飞行会遇到障碍之类的，比较复杂的问题吗？”

春居是风族居住的街道中四个分区之一，结构是上宽下窄的两层，像是两个摞放在一起的碗。下边的碗口比较小，仅容得下上方那个碗的底座，据说人类就生活在两只碗中空的部分。

其他季节的风居地图谁都没看到过，不过就春居来说，上层的建材是石头，下层的建材却是玻璃，据说这是为了锻炼春居中的风之子们轻手轻脚而特别设计的。

“春天的风，顶，要紧的，就是，慢，和轻，这样，才，不会，让冬风，那帮人丢饭碗。”曾经，那个黑发黑衣，身材颀长，和疯子一点边都沾不上，却叫疯学长的家伙这样说。

“我不是，结巴，我是个，疯子。”这就是他的开场白。

说不是结巴的疯子实际上真的是个结巴，为了掩饰，他想了很多办法，除了说话很慢很慢以外还把自己化妆成了疯子。大多数时候，人们不关心你实际是怎样的，而只关心你想要给别人看到的样子。

山风想到这里，不自觉笑了一下，“哦，我想他是为了今天的安排才故意那么问你的。”

“今天的安排？山风，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就是——控制你的速度，岚！”



风居住的街道

“啊——对不起，对不起！”

岚猛地被拉回到现实，手脚在空中胡乱扑腾，手腕抬起来时，他瞥见了羽毛形状的速度显示器，瞬间吓了一跳——秒速10米，这比他预计的坠落速度快太多了。秒速6米，这才是普通春组的风族平均飞行速度。

风是什么？谁也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人们似乎并不擅长归纳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白天的星星，蒲公英的去处，影子的正与反……这些都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看不到，却依然存在，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风究竟是什么？

你可曾有过在一阵紧一阵松的风里突然潸然泪下？一曲在指尖缭绕成歌的心意，一段在雪中相逢的眼波，一声在坟前伴随小小白花轻轻放下的忏悔……那些寄存这些微妙情感的，一颗颗渺小寂寞的心，也许就是风吧！

风族就是这些怀有巨大眷恋和遗憾的心灵具象化、人形化后的人。一颗怀有太深感情的心灵就像核桃，布满褶皱，又紧紧缩起。一个人若是有了这种心，恐怕就不太容易长大了，因为长大只会变成一种左突右撞的煎熬。大概也正因如此，风族里只有少年和少女。

他们的身体和人类没什么区别，一样要坐着吃饭，躺着睡觉。相貌个性上也大有差异，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身体，从不流行批量生产，因此个头高矮大有差距。排队时一高一矮搭配，远看像一排波浪，那叫一个跌宕起伏，虽然波浪的高低有些偏差。

波浪不但有高低之分，还有组别之分。按照出生的季节，风族的少年们被划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组。不过这组的跨度可就大了去了，大到各个组没法和其他组交流，也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居住和活动。尤其是春组的风族和冬组的风族，就像太阳和星星一样，永世不能相见。

岚和山风都属于春组，出生得早些半点便宜也占不上，还经常遭鄙



视。

“你们，春天，出生，的，都是，双鱼座。”说到这里时，疯学长的脸上有一种微妙的笑容，“你们，擅长，做梦。”他继而把眼睛往天上一翻，“白，日梦。所以，你们春风，只要，让人想睡，就可以了。这也是，你们自己，擅长的，事。”

“你们……你们……”不可能忽略的，就算这个人天天和你见面，他还说喜欢你，假模假样的，摆明了不把自己算作你阵营内的人。

据说疯学长作为夏组的人，不仅不受组别的限制，各组通吃，而且除了他之外，再无人可享此殊荣。

四个组的风族都隶属于一个没有人弄明白的组织，以学院为名义，教授四个组的风族子弟学习。教授的内容从飞翔、地理，到人世悲欢，不一而足。课程单调、乏味，客观理智却少了些人情味儿，和人类的学校差不多。至于老师，都是由自己组中年龄比较大的人承担，生活方面则都是疯学长负责。但这位学长却在不停留级。这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四个组并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因为各自独立，更像是四个小国度。

风族飞翔的诀窍并不在于天生会飞，而在于衣服会在空中打开，变成滑翔翼。不轻不重的骨架、恰到好处的帆布，以及突发事故发生时必备的绳索，因为必须紧急让自己挂靠在物体上，其承重力、长度都是仔细算计过，一处不得疏忽的关键。

但即使你把四个组全员像绿豆一样洒在地上，也不会混淆他们。因为每个组都有严格的服装特色——春组的制服是水蓝色希腊式长袍，延着腰线有层层蕾丝，一层一层蔓延下去，转身时划出长长的弧线，好似飞雁轻渡。腰间一串金色的铃铛随着动作叮咚作响，好像河流遇到白石，在山间发出潺缓的声音。

是谁说过，华而不实是种犯罪，那春组的人就是在享受犯罪。何止享受，他们还会炫耀。

每临起飞，漫天秘银光芒起灭交错，云彩倏然散去，似在远足。